

## ■ 齐鲁人文

# 《金瓶梅》作者与峰城

□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孙德玉

旷世奇书《金瓶梅》问世400多年以来，有关它的争议从来没有间断过。除对这本书的定性和文学价值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外，作者之争更是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《金瓶梅》署名“兰陵笑笑生”，但此君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籍贯哪里，生卒年月，历来没有定论。20世纪30年代后，有学者提出，兰陵笑笑生与今天的枣庄市峰城区关系密切。与此同时，《金瓶梅》中描述的许多场景、物件以及所使用的方言也具有明显的峰城特色，故作者有可能是峰城人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更有学者认为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就是明代峰县人贾三近。

近日，本报记者来到峰城，访古探幽，与部分研究者交流，试图寻找《金瓶梅》与峰城之间的复杂关系。

## “兰陵即峰县”

讨论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首先要搞清楚“兰陵”这个概念。

公元前255年，荀况任兰陵令，前后近20年。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，峰城区作协主席邵明思先生称，荀子可称做历史上第一任“枣庄市长”。

西汉初期，建制东海郡承县（承县故城遗址在今峰城区坛山街道岳台和徐楼社区之间）。公元291年，晋惠帝撤承县，设置兰陵郡（郡治在今峰城），下辖兰陵县（县治也在峰城）等五县。南朝宋时，兰陵郡分成两郡，一是兰陵郡，郡署迁往西北部（今滕州市境内），二是东海郡，郡界伸向东南部（今台儿庄及江苏邳州市一带）。北魏时，撤郡，复置承县。公元596年，承县改为缒州，公元606年，又将缒州改回为兰陵县（州治，县治仍在今峰城地区）。公元1189年，承县改制为峰州。公元1368年，明王朝建立后降峰州为峰县，因峰州城已被战火摧毁，又于承水河东兴建峰县城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60年撤销峰县，改制为枣庄市峰城区。

峰城城址，曾三次迁移，但一直以峰城为中心。虽然从峰州改制为峰县后，700多年来，作为州、县级行政区划，兰陵之名不复再用，但峰县人偏爱“兰陵”这个词。诸如，峰城东有兰陵镇，峰城西有兰陵乡。并有“兰陵书院”，“兰陵学校”，以及“兰陵令荀卿祠”等古建筑，还有“兰城”“马兰”等兰字号的村镇名称。千百年来，复古怀旧的峰县人，总是以“兰陵人”自居。老峰县的褚氏、邵氏等十几个家族谱谍都以“兰陵”作区域冠名。

关于兰陵，历史上还有一个小插曲。公元479年，鲜居兰陵，系出将门的马上皇帝萧道成，推翻了刘宋王朝，建立南朝齐国。萧氏皇族偏安江南，怀念故土，在江苏武进侨置兰陵郡，称“南兰陵”。这样一来，南北兰陵地名相混，给世人造成模糊认识，以至于后人中很少知道兰陵就是峰县。

□ 邢业友 陈巨慧 刘程程

在莱芜市南部山区北侧的各山口要道上，至今仍残存着一些古城门与古城墙遗迹；在与之相连的各山头制高点上，分布着大小不同的城堡、营盘、瞭望口、烽火台等古代军事设施。它们究竟是何种建筑？是何代产物？又是何人所建呢？这些谜团，一直困扰着当地的人们。

2009年，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莱芜市文物办协同山东大学共同对这些城防工程进行了细致的探查，经过谨慎地分析研究，证实了齐鲁之界上鲁长城遗迹的客观存在，并将其暂定为“疑似鲁长城”。基于此，为进一步探究鲁长城遗迹的构筑年代以及历史背景，自然会出现以下几种疑问：

春秋时期的“齐鲁之界”是何时何因，由牟汶河北部山区的齐鲁故界退缩至牟汶河南部山区的呢？其间，齐鲁两国难道没有发生任何侵讨与抵御的举措吗？

鲁国要完成鲁长城防线及其内侧的数座城防工程，必须征用成千上万的丁夫，这种兴师动众的国家行为，在鲁国的编年书《春秋》中，难道会避而不提吗？

□《春秋》对鲁长城防线的记载，会不会被鲁长城防线上的其他城防工程取代了呢？

破解这些疑问的唯一途径，就是对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以及《东周列国志》中的相关记载进行系统梳理、综合分析，从中寻找相关的史料依据。为此，重新对春秋时期发生在鲁国北部边界附近的历史事件进行回顾，已成必要。

鲁国“汶阳之田”的复失，导致齐鲁之界南移至牟汶河一线。

公元前659年，《左传·僖公元年》载：“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。”这说明，鲁僖公即位之后，将“汶阳之田”分封给了当时的鲁相季友。这“汶阳之田”指的就是与齐地接壤的牟汶河上游以北的土地。

时至公元前611年，《左传·文公十六年》载：“公有疾。”正当鲁文公重病在身之时，外患接踵而至。《左传·文公十七年》曾有“齐侯伐我北鄙”的记载。次年，公元前609年，鲁文公即去世。鲁文公十七年的这次“齐侯伐我北鄙”，其后果到底如何？《春秋左传》中却隐而未提。其实，在这次侵伐中，“汶阳之田”被齐国侵占了。这也是有史料依据的。鲁文公病逝后，次年正月，鲁宣公即位。五月，鲁宣公就前往“汶阳之田”上的“平州”（泰山牟县西）拜会齐惠公，“事毕，宣公辞齐侯回鲁”。这是《东周列国志》中的记载。《左传》中也明确记载了“平州”拜会的目的，即“会于平州，以定公位”。以上史料证明，此时“平州”所在的“汶阳之田”，已经隶属于齐国了。

伴随着“汶阳之田”的失陷，齐鲁之界也就南移到了牟汶河一线。唇亡齿寒，这时的牟汶河南畔便成了鲁国的北部边陲，这也就为其后发生在“鲁北之鄙”的军事事件确定了区域范围。



贾三近塑像

公元1583年，贾三近主编了第一部《峰县志》。唯恐后人搞不清南北兰陵的区别，贾三近在县志序言中再三强调点明，“兰陵即峰县”。

## 作者之争：从王世贞到贾三近

明末，《金瓶梅》横空出世。

关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在总结前人诸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枣庄市政协的金学专家许志强先生认为，基本上应确认为兰陵笑笑生，因为欣欣子在序言的开头就说：“窃谓兰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》”，在序言的结尾又说：“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”。欣欣子序言对《金瓶梅》宗旨所进行的精辟分析，至今无人望其项背，一句“逆天时者，身名罹丧，祸不旋踵”，用当时的话语直白《金瓶梅》内涵，以至于使许多学者判定该序即作者的自序。

以此为前提，早期的《金瓶梅》作者研究普遍倾向于，是明代江苏才子王士贞创作了这部大书。有人专门撰文详解原委，称王士贞和奸相严嵩有世仇。严嵩最爱看色情淫书。于是王士贞投其所好，写了这部书，并预先在书页上抹了毒药，然后买通相府家奴，辗转上呈。严嵩对此书爱不释手，在不知不觉中因慢性中毒而亡。

邵明思先生认为，这个传奇故事倒是符合逻辑，也合乎作者的文学功底，而且王士贞是南兰陵人。王士贞说，一度在很长的时间内占据了主流。

星转斗移。20世纪30年代，鲁迅、郑振铎以及吴晗等人通过对《金瓶梅》的史实研究，地域及人文等客观论证，力排众议，先后发表文章，推翻王士贞说，并明确指出，“兰陵笑笑生，是山东峰县人”。

1983年，时任中国金瓶梅学术研究会副会长的张远芬教授，根据书中的方言、俚语、自然与生态特色、地方特征以及作者生平身份、阅历等相关资料，经过综合考证，发表了专著《金瓶梅新证》，提出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明代峰县文豪贾三近。这一说法，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和肯定。



三近书院大门

金学研究人士程冠军称，古兰陵就是金瓶梅文化的发源地，并提出了贾三近符合《金瓶梅》成书的诸多因素：一是贾三近为兰陵人；二是《金瓶梅》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，而贾三近一生则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，并且为当时大名士；三是书中的方言多为峰县方言。

在峰城区榴园镇贾泉村的“三近书院”，记者看到，这个位于冠世榴园深处的地方山清水秀，一股山泉缓缓流下，清澈见底。旁边的大石上，有贾三近手书的“石屋山泉”四个字。书院在山泉旁，院落不大，古色古香。

最近又有学者提出，从《金瓶梅》的语言、风物、故事情节、生活场景等看出，作者必须具备“十大要件”。即：1、生于兰陵，终老兰陵；2、才华横溢，科场失意；3、熟知临清、清河一带风土人情；4、有吴越一带生活经历；5、熟知鲁南方言、俚语；6、有文采，善作诗词小令，爱好说唱文学，并精通佛道；7、有浮华生活条件，了解朝廷内幕；8、生活的时代与成书年代相吻合；9、有足够的写作时间；10、熟知运河风情。并由此得出，这个人就是贾三近的父亲贾梦龙。

另外，关于兰陵笑笑生的本名有多种说法，迄今已有不下六十多种。除王世贞说和贾三近说外，比较主流还有屠隆说、李开先说、徐渭说、王稚登说等等。

## 峰城方言：重要的佐证

许志强认为，《金瓶梅》中共有五回提到过煤炭的情况及烧煤的工具等，这与古峰县煤乡的特点极其吻合。《金瓶梅》的地理背景是运河之乡，而古峰县正是漕运兴盛之地。邵明思称，《金瓶梅》中出现了石槽盆器，这在其他古典小说中是没有的，而峰城的万亩石榴园正是成园于明代。

与此同时，《金瓶梅》中的诸多方言也直接指向了峰城，成为作者极有可能是古峰县人的重要

# 春秋鲁长城发现之旅



鲁长城遗迹

□“龙山城”遗址的发现，证明鲁长城防线形成于“龙山城攻坚战”之前。

齐国侵占“汶阳之田”后，鲁国的北部边陲相对平静了二十来年。至成公二年（公元前589年），齐顷公也开始了对北鄙的侵伐。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载：“二年春，齐侯伐我北鄙，围龙。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，龙人囚之。齐侯曰：‘勿杀！吾与而盟，无人而封。’弗听，杀而膊诸城上。齐侯亲鼓，士陵城，三日，取龙，遂南侵及巢丘。”最后，鲁军守城将士全部战死“龙山城”。这就是春秋史上“龙邑”攻坚战的主要经过。

从此次“齐侯伐我北鄙”的史料中不难看出，当时的“平阴”与“龙邑”相邻，且“平阴之地”在北，“龙邑之地”在南，两地都在牟汶河以南的鲁之北鄙；龙邑大战时，龙山城有城门、城墙等完整的城防工事；有“龙山城”必定有“龙山”，齐军历时三昼夜才攻克石筑的龙山城，不会倒塌或毁损得毫无踪迹。这是我们现在寻找“龙山城”遗址所具备的三个重要条件，缺一不可。

在今年汶河南四公里处，有一座青龙山，青龙山成西南东北走向，龙首探进西面的峡谷，龙尾甩向牟汶河南畔。由于青龙山的脊背上遗留多处围堡与营盘，因此，又叫“大盘顶”。现存于青龙山东南侧的古城墙与北城门、西城门遗址，以及两侧山头上的十多座围堡，均有迹可循，古龙山城的轮廓清晰可见。这些原始遗迹的存在，完全符合史料记载的“龙山城”古战地的三大条件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史料的中断，悲壮的“龙山城”守卫战旧址早已被历史尘封。于今，“龙山城”的城墙，只留下了“围子墙”之名；“龙山城”所在的



鲁长城遗迹

山峪，也只留下了“乱峪”之名；峪中的山村，从前曾长期叫“乱峪庄”，现同时也叫“五龙庄”。之所以叫“乱峪”，其实就是“战乱之峪”的简称。在“围子墙”与“乱峪”之名中，仍留有当年“龙山城大战”的印记。这充分证明，“龙山城”古战地非此地莫属。从现存的古城遗址来看，“龙山城”仅仅是构筑在鲁长城中段内侧的数座古山城之一。这也从客观上将“鲁长城防线”的构筑时间推向了“龙山城大战”之前。

□基于“平阴之地”的发现，继而发现了“平阳城”。

前面已提到，“龙山城”并不是一座孤立之城。因为，在“龙山城”西城门之下的深谷中，还坐落着一座两倍于“龙山城”的“无名古城”。该城与“龙山城”紧紧地连为一体，二者形成连环城。那么，该城又是什么城呢？当年齐军在进攻“龙山城”之前，为什么未攻处于突前位置的“无名古城”，而选取围攻“龙山城”呢？《东周列国志》中记载，齐顷公率兵攻打“龙山城”是“由平阴进兵，直至龙邑”的。从中可看出，当时的“平阴之地”就在龙山东西的群山与牟汶河之间。自古以来，山前为阳，山后为阴。有“平山”方有“平阳”与“平阴”。既然“平阴”的南面有“龙山”和“龙山城”，而与“龙山城”并列在一线上的“无名古城”，也就同样处于“平阴”的南面。基于三者之间的方位关系，“无名古城”也具有了处在平阳位置的可能。为严谨起见，尚需在龙山以西的“无名古城”与“平阴”之间，寻到具有“平山”形貌特征的山峰，才能判定“平阳”的位置。

## ·相关链接·

## 峰县“二贾”

贾梦龙、贾三近父子二人同为当时名人，儿子贾三近先于父亲功名成名，贾梦龙后世才为人所知。

峰县“二贾”原籍山东博平（今属聊城在平县，距临清50里）。贾氏居峰，要追溯到明朝初年。为避战乱，贾三近的远祖贾德真于明成化年间迁至峰县。

贾三近的曾祖父贾访性情刚果，为人秉直。在担任建昌府推官期间，恰逢朝廷一当红宦官来建昌督办御服，宦官骄横跋扈，建昌府官员畏其淫威，人人敢怒不敢言，惟贾访不畏其权势，乘高车出入，与之抗礼。这个故事一时在民间传为美谈，有民谣曰“知府是堆泥，同知是块土，若无贾推官，坏了建昌府”。

贾访之子贾宗鲁，人品敦厚，幼年孝敬继母，为人称道。三十余岁被选为贡生，先后任教于安萧、高淳、南阳诸郡。在任期间，不但教授有方，而且心怀百姓疾苦。在高淳期间，适逢灾荒瘟疫，他用自己的薪水买药施人，挽救了万余人的生命。在南阳期间，他不仅为穷学生张生免费提供食宿，并出钱为其娶妻。贾宗鲁共有有五子，其中贾梦龙和贾梦鲤最为优秀。贾梦龙的儿子贾三近就出生在南阳府学的大堂里。

贾梦龙（公元1511—1597年），字应乾，号柱山。为人豁达，风流蕴藉，乐善好施，诗词歌赋，出口成章。著作有《洋东诗集》、《昨梦存》、《永怡堂》等。贾梦龙不善官样文章，厌烦官场之道，虽然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却屡试不中，一生不得志。因此，交友结社，寄情山水，饮酒赋诗，成为他人生最爱。贾梦龙自幼随父亲贾宗鲁在安萧县、高淳县和南阳府生活读书，前后近三十年。其父南阳病逝后，贾梦龙才举家回到故乡峰县。嘉靖三十六年前后，贾梦龙被选为贡生，在临清、清河接壤的内邱县（今属河北省）任训导。公元1571年，60岁的贾梦龙回到故乡峰县，归隐田园。贾梦龙卒于万历二十五年，享年86岁。贾梦龙一生经历了正德（明武宗）、嘉靖（明世宗）、隆庆（明穆宗）、万历（明神宗）四个朝代，目睹了大明朝的昏庸政治和腐朽奢靡的社会风气。

贾三近（公元1534—1592年），字德修，号石葵，别号石屋山人，自幼聪慧过人，嘉靖三十七年（公元1558年），参加乡试夺得山东省魁，中举人，名声大振。隆庆二年（公元1568年），34岁的贾三近又赴京会试高中进士，名列山东省第一，被封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两年后，被授予吏科右给事中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。其后，他先后任太常寺少卿、大理寺左少卿、光禄寺卿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（巡抚保定）、大理寺卿。万历二十年（公元1592年），宁夏总督举兵叛乱，朝廷下旨封贾三近为兵部右侍郎（正三品，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），命其领兵平叛，贾三近以身体有病为由未赴任。同年七月二十九日，因背疽发作而逝。贾三近歿后，朝廷赐金安葬其于峰县东南五里贾祖茔，礼部尚书于慎行为贾三近撰写墓志铭。（戴玉亮 搜集整理）

今尚存完好。东山口、西山口以及东北山口城门，分别建在平阳城两侧的山道口上，其中东山口城门，也就是“龙山城”的西城门。因平山是平阳城的制高点，修筑在平山顶峭壁上的“平山城堡”共设有三座城门，它成为鲁长城防线上最高、最险的城堡，堪称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。居高临下的“平阳城”与“平山城堡”，易守难攻，足以使来犯者望而却步。这就是当年齐顷公率兵“从平阴进兵”未攻“平阳城”，而选取攻打“龙山城”的原因之所在。

□鲁长城防线的起建与“城平阳”同时起步。

文公十七年（公元前610年），当鲁国的“汶阳之田”再次被齐国占据以后，面对强齐，鲁国无力收复“汶阳之田”。而区区牟汶河难以形成齐国南侵的天堑，牟汶河南部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。在此情势下，如何采取措施防止国土的再度丢失，已然成为鲁国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牟汶河南部群山绵亘，是牟汶河平原南面的制高点，也是其南侧柴汶河平原的天然屏障。如果齐军占据了这一战略要地，其南面的柴汶河平原也将无险可守。此处的平阳谷，南通雁翎关，是雁翎关北面的主要门户，也是这一战略要地中段的唯一孔道，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。《左传·宣公八年》记载的“宣公八年，冬，城平阳。书，时也”业已证明，鲁国当时修筑的城防工程，就是先从这一要塞部位开始的。这不仅仅是合于农闲之时令，更重要的原因是合于时局的，这也说明，鲁国是在离牟汶河防线尚有四五公里回旋余地的前提下，开始在牟汶河南部山区修筑鲁长城防线的。

从鲁长城防线现存遗迹的布局与走向来看，平阳城的北城墙，就在鲁长城中段的主线上，是鲁长城防线的代表性工程。这段明鲁国是在借助天然屏障“城平阳”的基础上，分别向东西延伸，继而形成了一条城门连城墙、城墙接山崖、山头设围堡，疏而不漏，迂回百里的鲁长城防线。其特点是依山就势，因地制宜，山、墙、堡形成一统，似断非断，极具防御之功效。

防御历来是弱国的本能，鲁长城就是这种本能的产物。鲁长城防线，从公元前601年到公元前500年，为鲁国履行了长达百年的防御使命。直到公元前500年的齐鲁“夹谷会盟”之后，鲁国又收复了鲁长城防线以北的所有失地，齐鲁之界才又回到了齐鲁故界。从此，它就在曾经的齐鲁界上默守着那段历史了。

鲁长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、有史可考的、最原始的山岭长城。它的发现，将我国的长城史推进到了春秋中期。可以说，对鲁长城防线起建时间和历史背景的探明，以及对“龙山城”、“平阳城”等春秋遗迹的证实，将会弥补两千多年来“只见史书记载，而无实处可寻”的历史空白。